

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观^{*}

李 明

[摘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由原来满足人的需求的手段异化成人追求的目的,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的“避难所”,并起着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重要社会政治作用。由异化消费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将是未来社会革命的直接导火线,社会革命也将首先发生在消费领域,继而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 F01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08) 01-053-03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即由原来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宏观制度层面的批判转向对其微观社会生活具体领域的考察。异化消费论就是在这场转向过程中而取得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本来只是人满足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功能异化了,它成为“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以及在劳动过程中失去自由的“补偿”和逃避现实痛苦的“避难所”。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何以产生异化消费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这首先与资本主义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状况有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使工人劳动强度有所改善,但也使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导致劳动高度的“破碎化”、被动化,劳动变得愈发的单调、乏味、无聊、缺乏创造性。因此,人们在劳动中是极不自由的。

不过,追求自由又是人的天性。人们在生产领域中无法实现自由,便渴望在与生产相对应的消费领域里得到自由的“补偿”。消费领域恰好有这样的特性:只要“占有金钱,我就有权利得到并支配我所喜欢的一切”^[2]。也就是说,只要有钱,“我

就可以进行“自由”地购买,从劳动中的被动主体转化为消费中的积极主体。于是,“我”自由了。这正如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所说:“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3]但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往往并不思考这种消费是否是自我真实的需求。

其次,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整个异化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异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普遍性与总体性,人们不仅在劳动中是不自由的,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遭受压抑,缺乏快乐与幸福。“异化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4],但因为消费具有虚假的自由特性,所以,消费表面上好似能够消除人的不幸意识,使人产生幸福感,“幸福就是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饮下音乐、电影、娱乐、性欲、酒和香烟。”^[5]幸福被等同于消费,消费商品的多少成为衡量人幸福程度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异化的幸福观的支配下,消费成为一种病态的、无度的索取与占有的异化行为。

(二)

异化消费的产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超越经济学意义而演化为一个社会学、政治学范畴,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有着相当大的社会政治作用。这首先表现在病态的消费心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起到一定的维护作用。弗洛姆认为,在社会性格上,西

*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项目批准号:06JZD0001)和安徽省教育厅青年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项目批准号:2007jqw007)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07-10-15

[作者简介] 李明,安徽大学政治学系教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安徽合肥 230039

方人固有着“接受型”的特征，即消极被动接受外界给予的一切的心理倾向。异化消费把消费当作人生幸福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则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心理。如此，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各种商品会坦然接受，而并不考虑它们是否对自己“有用”还是“无用”。人们热衷于购买的往往是“无用品”，社会大肆生产的常常也是“无用品”。不过，这些“无用品”的生产却促成了资本社会再生产的延续，为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

同时，异化消费造成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依赖性。资本家利用人们的病态消费心理，把原本的“虚假需求”转化成貌似真实的需求，“自由性消费”转变为“强迫性消费”。人们像患上强迫症一样地不断地购买，不断地消费，造成消费需求的不增长，而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6]也就是依赖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

除此之外，异化消费还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认同感。异化消费中，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消费欲望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至于是在何种制度下得到满足的，人们却并不关心。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日益增加的对需要之满足是否由专制或非专制制度来实现，似乎无关紧要。”^[7]这种社会心理的蔓延极易导致人们转移对社会制度的注意力和对其缺陷的不满情绪。资产阶级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认识到要保护自己的“公共合法性，其办法是向个人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8]。

而由异化消费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恶果是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消费品，使工人和资本家出现了马尔库塞所形容的情景：他们能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读同样的报纸，甚至拥有同样品牌的小汽车。这些表面上的“同化”会削弱工人的革命意志，淡化工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意识。正因为如此，列斐弗尔不无担心地断言，在资本主义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工人阶级“被替代”、“消失了”，他们再也不是生气勃勃的“挖墓人”，而只是普普通通的“消费者”了。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将不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革命最先也将发生在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领导革命的也不是无产阶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

消费是与经济的无限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会导致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张，造成生产无限扩大与生态系统有限之间的矛盾。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必然要致使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在现实中碰壁，于是，“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了”^[9]，并由此对资本主义社会许诺的“我能满足你的一切”的誓言产生怀疑。

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将愈演愈烈，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克服生态危机的措施都将以不能触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因而，人们要真正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就必然要进行一场社会变革。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这场“社会变革……由人们征服生态危机的真正威胁所作的努力而引起”^[10]。而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造成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力结构。

不过，这场社会变革首先并不是发生在传统的生产领域，而是消费领域。由于生态危机的客观存在，人们开始注意到“生态命令”，认识到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的工业增长，因此，必须要改变原先的需求方式，放弃幸福等同消费的观念。需求方式、消费观念的改变又将促成人们消费行为的变革。所以说，变革最先发生在消费领域。这些发生在消费领域里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其它领域也随之发生变革。首先是劳动及劳动的管理方式发生变革。劳动将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获取消费品的手段，而成为实现人类自身基本愿望和价值的方式。过去那种集中化、强制性、等级制的对劳动的管理方式也将随之转变为分散化、民主化、非官僚化的管理方式。劳动管理方式的转变又将促成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全面改组。最后，工业生产管理的民主化过程再不断向政治领域扩展、渗透，促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彻底改变。现时的等级性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化的权力体系将被分散化，非官僚化和“马克思主义化”，从而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至于谁来领导这场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马尔库塞认为是那些没有从“消费社会”得到实惠的人，如青年学生、有色人种、无业游民、外来游民等“受到排挤和被遗弃的社会阶层”；弗洛姆认为是那些对异化消费方式深感厌倦的“激进的人道主义消费运动的领导人”；本·阿格尔则认为是那些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中间阶级”。

(四)

我们要看到,异化消费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科技革命推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它们为了谋求政治上的稳定,强调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推行多项福利政策,使社会各阶层的消费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因此,作为体现阶级差别的主要因素,日常消费的差距大大缩小,这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面对此种现象,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西方社会已进入了“消费社会”,传统的阶级的差别正在消失,甚至把资本主义视为“人民资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消费领域的变化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已经侵入到消费领域,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标示阶级界线的消失,而只是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在这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清醒的。更为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从异化消费论出发,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一针见血地指出,异化消费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要想消除异化消费,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此,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基本正确的。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由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劳动方式—管理方式—社会制度的五步走的社会变革方式却是天真的,充其量只能说它具有较强的人文关怀,并不具有多少的现实意义。

其次,异化消费论从一个新的角度让我们认识到消费的政治效应。长期以来,我们把消费只当作经济运行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在研究上大多限于经济学领域,而较少从社会学、政治学视角上对其加以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意到消费的社会学、政治学意义,并加以研究,虽然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材料,扩大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并对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异化消费论所推演出的一些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值得我们深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该问题的关注对我们有较大的启示作用。再如异化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固有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的产生异化消费。社会主义虽然不存在导致异化消费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在社会主义具体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类似于异化消费的现象。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的消费观;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工人的权利、尊严和人格,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实施民主化的、人本化的管理方式;在提高人们的物质性消费水平的同时,也要设法提升人们的精神性消费水准,尽量避免类似于异化消费的现象发生。精神性消费是现代人类消费生活发展一种趋势,“精神性产品……对这些产品的消费,和对一般的物质产品的消费不同,它往往需要对这些产品价值的领悟能力,需要一定的知识和素养,需要一种道德的领悟能力”^[11]。因此,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准、精神素养也是克服异化消费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论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错误的。它对消费的社会政治作用作了过分的拔高,把异化消费视为当前资本主义一切弊病产生的根源,天真地认为只要消费领域发生了变革,生产领域和政治领域内的一切革命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异化消费论为理论前提,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已从经济危机转到生态危机,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的错误结论,根本没有认识到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而是错误地将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的普遍矛盾当作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法认识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只是一种从属的、派生的危机,它与经济危机性质迥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用生态危机来取代经济危机。

【参考文献】

- [1] [3] [8] [9] [10] [加] 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494, 495, 494, 491, 498.
- [2] [4] [5] [6] [美] 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 [M].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132, 167, 330, 135.
- [7] [美] 马尔库塞. 单面人 [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2.
- [11] 强以华. 经济伦理学 [M].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230.

(本文责任编辑 王云川)